

哈萨克斯坦的起义

采访与评估

CrimethInc.



2022-01-06

哈萨克斯坦爆发了一场全面的起义，回应生活成本的上升和独裁政府的暴力。示威者占领了该国许多地方的政府大楼，特别是在人口最多的城市阿拉木图，他们暂时占领了机场，并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在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时，警察已经夺回了阿拉木图市中心，在此过程中至少有数十人被杀，而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军队也赶来与他们一起镇压抗议活动。我们有对处于这种镇压之下的人们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起义的责任。在以下报告中，我们介绍了对一位哈萨克斯坦侨民的采访，但探讨了是什么驱使哈萨克斯坦人民起义——并探讨了这次起义对整个地区的影响。

「现在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事情前无所有。」

「整个晚上都在发生爆炸，警察对人们实施暴力，一些人烧毁了警车，包括一些随机的汽车。现在人们在主要街道上游行，Akimat（议会大厦）附近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这是我们于下午 4 点（东哈萨克斯坦时间）前不久，收到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同志的最后一条信息，但是一位在阿拉木图的无治女权主义者，随后便失去联络。

我们应该在全球背景下理解哈萨克斯坦的起义。它不仅是对一个独裁政权的反应。哈萨克斯坦的抗议者对多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一直在抗议的生活成本上升做出回应。哈萨克斯坦并不是第一个因天然气成本增加而引发抗议浪潮的地方——在法国、厄瓜多尔和世界其他地方，在各种各样的政府和政府形式下，都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那么，这场起义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前所未有的，而在于它涉及到人们直面世界所有其它地方的人所面临的同样的挑战。

俄罗斯采取行动帮助镇压起义的紧迫性也很重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是一个由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组成的军事联盟——由俄罗斯发号施令——已经承诺向哈萨克斯坦派遣部队。这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首次部署部队支持一个成员国；2021 年，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中，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拒绝援助亚美尼亚。

具有启发性的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争不需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干预，但一个强大的抗议运动却需要。与其他帝国项目一样，对俄罗斯势力范围（「俄罗斯圈」）的主要威胁不是战争，而是革命。俄罗斯从叙利亚的内战和土耳其对罗贾瓦的入侵中获益匪浅，将叙利亚和土耳其对立起来，在该地区获得立足点。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罗斯掌握权力的方式之一，

就是召集俄罗斯爱国者支持他在车臣和乌克兰的战争。战争——持续的战争——是俄罗斯帝国计划的一部分，就像战争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帝国计划服务一样。正如伦道夫-伯恩所说，战争是国家的健康。

另一方面，起义必须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加以镇压。如果俄罗斯圈内数百万在贪污腐败和新自由主义组合下苦苦挣扎的人看到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起义成功，他们会赶紧效仿。看看2020年白俄罗斯和一年前俄罗斯的抗议浪潮，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没有成功的希望，许多人也会趋于这此举。

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选举可以把一帮自利的政客换成另一帮，选择的幻觉本身就可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愿意采取行动带来真正的变化。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独裁政权中，没有这样的幻想；统治秩序仅仅是由绝望和蛮力强加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正是这三个国家的统治者把他们的权力归功于1989年开始的革命浪潮，那场革命导致了东欧集团的垮台。他们的臣民怀疑只有革命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这一点，我们也怪不了他们。

革命——但为了什么目的？我们不能同意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变革只不过是赶走专制者和举行选举一样简单。如果没有彻底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任何单纯的政治变革都会使大多数人受制于今天正在使他们陷入困境的同样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在任何情况下，普京都不会轻易放弃。真正的社会变革——在俄罗斯圈和西方一样——将需要一场持久的斗争。推翻政府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为了抵御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强加，普通人将不得不在横向、分散的基础上发展集体力量。这不是一天或一年的工作，而是一代人的工作。

无治主义者对这一进程的贡献是，我们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发展的结构和做法也应该有助于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无治主义者已经在白俄罗斯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横向网络和直接行动的价值。自由主义梦想，即以美国和西欧为模样重塑整个世界，已经证明是空洞的——美国和西欧与埃及、苏丹和其他地方实现这一梦想的努力失败有多牵连。而无治主义者的梦想还有待尝试。

为了回应哈萨克斯坦的事件，一些所谓的「反帝国主义者」再次鹦鹉学舌，认为所有反对与普京的俄罗斯结盟的政权的声​​音只能是西方干预的结果。当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任何社会主义的幌子，将自己交给了引发哈萨克斯坦叛乱的那种新自由主义政策时，这种说法就尤为破产。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都受到同样的暴利和不稳定的影响，不应该让敌对的世界大国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应该看穿整个戏法。让我们在各大洲建立共同的事业，交流策略、灵感和团结，以重塑我们的生活。

本周起义的的哈萨克斯坦普通人表明我们可以走多远——以及我们必须一起还要走多远。

起义的背景

1月6日（东哈萨克斯坦时间）早些时候，在网络停电导致无法完成对阿拉木图运动参与者的采访后，我们对一位居住在国外的哈萨克斯坦无治主义倡导者进行了以下采访。

先介绍下背景，在 21 世纪，哈萨克斯坦有哪些无治主义、女权主义和生态项目或运动？

早期，人们反对第一位前共产主义者总统在后苏维埃时代领导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从 1990 年代以来，他开始变得更加独裁——比如，在 1993 年两次解散了政治更多元的议会以获取忠实的议会成员，延长了第一任期，并通过认为是舞弊的 1995 年公投改变治理结构以获得更强的总统权力。这为纳扎尔巴耶夫赢得了政治精英中各政治派别的反对者，包括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派、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但他们合作并呼吁制定一部更加民主的宪法，以限制总统权力，以及一个多党议会。

至于从底层的运动，有无治主义者，但他们更像是一个地下运动，还有一个动静极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其领导人最后逃离了哈萨克斯坦。也有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伊斯兰教徒，但同样，他们并不那么受欢迎，也是地下运动。

至于环境主义者，如果他们确实有一些公众关注，那也主要是来自宣传团体，或者按照当地的说法「公共协会」。在哈萨克斯坦，只有大约六个注册的政党被允许参加选举；其余试图建立政党的，他们所需的注册程序都被系统性地拒绝。然而，当哈政府想要向公众夸耀他们的政治多元性时，他们用忠诚的公共协会来演一出戏，尤其是在总统选举期间。

在哈萨克斯坦有反对党吗？

关于反对党，在哈萨克斯坦基本上没有合法的。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曾经有这样独立运转的政党，但它们和独立媒体一同被政府关闭或禁止。今天，有一些人声称代表反对派，但他们住在国外，如乌克兰。他们与街道没有真正的联系。

他们内部也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我看到他们都互相指责对方与政府或情报部门合作。哈萨克斯坦被控制的反对派的一个特点是，他们试图引诱不满的公民做一些实际上不会对政府构成任何威胁的事情，这些事情会给人一种做出改变的错觉，比如告诉人们与地方官员进行和平对话，或者通过故意破坏选票来参与选举，以此来「抗议」选举——任何给人一种与政府斗争的错觉的策略，而实际上这只是在浪费时间。

近年来，这种反对实际上也开始在国内出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活动家组成政治运动，举行纠察队，而没有经历任何形式的迫害，而没有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抗议就会被警察立即拘留。

一个不寻常的反对派团体——我无法判断它是否是受控制的反对派——叫做哈萨克斯坦民主选择。它由一个住在法国的前商人和政客领导，名叫穆赫塔尔-阿布拉佐夫。如果你搜索他的

名字，你会看到有关所谓洗钱案件和诉讼的文章。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是一名部长，直到他与主要忠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政府背道而驰。他被哈萨克政府监禁，但最终被释放了，逃离了哈萨克斯坦，与其它不忠的官员一样，过上了流亡生活。从那时起，他领导的政治反对派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最多的支持。大多数与他的运动有关的人都受到了迫害和逮捕；这种情况自 2017 年他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重建运动以来一直在发生。他从国外组织的每一次抗议活动都受到了镇压，公共区域有大量警察驻守。曾经出现过全国范围内互联网被限制的情况。

无论如何，现在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事情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哈萨克斯坦内部存在哪些张力？哈萨克斯坦社会中的裂隙是哪些？

真正引发民众的是发生在扎瑙津镇的事件。这个镇生产石油利润，但那里的人差不多是全国最贫穷的。该镇因 2011 年的血腥事件而闻名，当时发生了劳工罢工，政府命令警察向人们开枪。尽管那场悲剧悄悄落幕，但一直留在人们的脑海中，特别是在该镇的居民中。从那时起，那里的石油行业发生了更多的小规模罢工——尽管这些罢工是和平的，没有导致流血事件。自 2019 年以来，罢工和抗议活动在那里变得更加普遍。同时，由于经济因素，人们在全国范围内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因为全世界的石油价格暴跌，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产生了影响。随着哈萨克货币腾格变得更加疲软，人们能够负担的东西越来越少。

哈萨克斯坦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村庄缺乏清洁的水，环境问题，人们生活在债务中，公共失信，还有在一个任何反对意见都可以轻易被压制的系统中存在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大多数人习惯了生活在这些条件下，而经济却为与政府官员和其他知名人士有联系的哈萨克亿万富翁商人服务。在 21 世纪 00 年代初，由于天然气储备，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增长，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因此，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这一切在 2014 年都变了，当时全球油价下跌，乌克兰战争导致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这对哈萨克斯坦产生了影响，因为它依赖俄罗斯。

2014 年至 2016 年有一些小规模抗议活动，但它们被轻易镇压。在 2018 年至 2019 年，他们增长更多，部分归功于上述反对派商人 Mukhtar Ablyazov，他利用社交媒体来获得眼球。政治抗议和活动是在哈萨克斯坦民主选择党的旗帜下组织的。这确实导致长期执政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执政近三十年后辞职，但他的职位被他长期信任的盟友，现任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接替。托卡耶夫几乎没有得到哈萨克公民的任何信任；他被视为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傀儡，因为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进行广泛要求的改革，也没有对公众鄙视的政府官员采取行政行动。

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制度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领导在其整个独立历史中定义了哈萨克斯坦社会。我之前提到，纳扎尔巴耶夫基本上是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一个专制统治者，这些手段催化了他的反对派。在纳扎尔巴耶夫时期，哈萨克政府从未允许任何实际的反对派政治家通过总统或议会选举来挑战他。其余参加选举的政治家和合法政党只是长着不同的面孔，却有着相同的

亲政府立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拙劣的假象，使哈萨克斯坦看起来像一个「民主」国家，其中一个强人和他的执政党碰巧以令人信服的、甚至超现实的多数票赢得每次选举——尽管有文件证明存在选举欺诈的情况。这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其他独裁的后苏维埃国家的情况类似。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真的变得很糟糕，因为纳扎尔巴耶夫周围产生了一种个人崇拜。政府花费了数百万的国家预算，以他的名字命名和建立街道、公园、广场、机场、大学、雕像和首都阿斯塔纳。这一切的结果是更加激怒了公众，使纳扎尔巴耶夫看起来像个自恋者。

2020年后，当 COVID-19 大流行病袭来时，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变得更糟。人们失去了工作；一些人买不起商品，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支持非常少，而健康限制使人们更加沮丧、对政府更不信任。然后，商品价格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这在全世界都发生了，但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它的影响相当大。

回到有血腥历史的扎瑙津镇，液化气的价格暴涨，而这个地方正是实际生产燃料的地方。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一支出一直在稳步增长，但当政府停止补贴，而让市场来决定时，它最终增加了更多。

在那个城市已经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小规模抗议，但是在 2022 年 1 月 1 日，用于驱动车辆的液化气的价格意外地翻了一番。这激怒了人们。他们在广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执法部门似乎对驱散抗议活动犹豫不决。该省的其他村庄也揭竿而起，开始封锁道路以示抗议。然后，在几天内，抗议活动扩展到全国。

起初是对汽油价格上涨的抗议，因为我之前提到的其他问题成长一起来。这些问题促使人们更多地出去罢工和上街。

描述这场斗争中双方不同团体的不同议程。示威活动中是否存在可识别的派别或潮流？

起初，政府无视天然气价格问题，试图让人们习惯它，甚至指责消费者的高需求。最终，他们降低了价格，但这并没有阻止抗议。然后国家基本上否认他们在让天然气价格上涨一事中的参与，但随着抗议活动的加剧，政府开始做出更多让步，试图让人们平静下来。例如，他们承诺推出一些政策，为人们提供经济援助，而此前他们已经忽视了这些政策多年。

但抗议仍未停止。很少有人信任或支持政府。示威的人们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就像他们想象中的欧洲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有些人要求整个政府辞职，而另一些人则希望有一个新的民主政府形式，特别是没有行政总统的议会形式，还有一些人希望有更多的岗位、产业以及更好的社会条件。

一些最激烈的骚乱和抢劫发生在老苏维埃首都阿拉木图，那里是哈萨克斯坦的金融大都市，也是最大的城市。人们正在抢劫商店，放火烧东西。他们已经放火烧了在中央广场前的当地政府大楼（在哈萨克斯坦它叫做 akimats），也烧了执法部分的首部。

依我看来，政府促成了这种局面，因为他们没有满足和平辞职和让反对派控制的过渡政府组建新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是前总统和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亲密盟友，他拒绝移交权力，这让火上浇油。他坚持的时间越长，暴力事件就会越多，因为政府和抗议者都不会妥协。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些从事暴力行为的人就能继续逍遥法外。阿拉木图出现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似乎没有人知道现在谁是管事的了，因为市长的办公室被烧毁了，他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整个城市都被四处走动的武装抗议者封锁起来。

理论上，该市处于宵禁状态，但实际上，执法部门不存在或加入了抗议活动——因此，据我所知，该市就像一个公社〔即，像巴黎公社那样〕。如今，考虑到事件的发展情况，我不会把那里的人称为抗议者，而是革命者——特别是看到那里的武装平民之后。

作为回应，主持该国首都努尔苏丹（或阿斯塔纳）的政府已派出各种安全「反恐」部队控制该城市，将这个通常平静的城市变成了噩梦般的战区。



哈萨克斯坦的一家被抢劫的商店。

介绍一下过去一周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线。

抗议活动于1月2日在产油镇扎纳奥津开始。到第二天早上，哈萨克斯坦西部的其他城市和村庄也开始了抗议活动，以示声援。

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发生在夜间，同时骚乱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阿拉木图。1月4日深夜，阿拉木图的人们游行到市政厅前的主要广场。庞大的警察部队驻扎在那里。冲突爆发了，但抗议者占了上风。

他们在1月5日清晨被驱散，但在大雾弥漫的早上9点左右又重新集结起来。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一些执法人员甚至叛变，加入了抗议。最终，抗议者在上午10点左右再次游行到广场，并成功冲进市政厅，放火烧了大楼。政府安全官员逃离了阿拉木图，让城市处于抗议者的控制之下。

此后，总统又派了一些军队去那里，试图通过「清除恐怖分子」的行动控制局面。我不能时刻了解事态发展，但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在1月5日晚上或1月6日清晨，阿拉木图的情况变得混乱，人们开始抢劫和偷窃武器，据说还有枪声。

在其他城市，情况比较和平，在中央广场上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我从未证实的渠道了解到抗议者已经占领了其他几个城市的地方政府大楼，但据我所知，与阿拉木图相比，这些城市没有那么混乱。

在首都努尔苏丹，事态很平静，但人们看到大量防暴警察包围了总统府。基本上，整个总统府成了堡垒。

简而言之，整个哈萨克斯坦现在就像《饥饿游戏》。如果你看过《饥饿游戏》三部曲，或者你知道剧情的基本概要，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人们正在试图一个接一个地接管各个城市，以推翻政府。总统不想放弃权力。如果这不发生的话，我预计会出现更多的混乱，直到政府被推翻或抗议被残酷镇压，或者是更糟糕的结果。

你认为这些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对于在法国、厄瓜多尔和世界其他地方爆发的应对燃料价格上涨的抗议运动是否有任何参考价值？他们所使用的策略是什么？

我认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受到了其他后苏联国家（如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抗议活动的影响。在阿拉木图，居民们似乎借鉴了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的例子，那里的人们也冲进了政府，烧毁了建筑——但相比之下，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被推翻得更快。（在我看来，这部分是由于它是一个较小的国家，只有一个主要的首都城市。）迄今为止，吉尔吉斯斯坦已经经历了三次革命；考虑到它与哈萨克斯坦的距离和文化联系，因为两国都讲突厥语，我认为它的例子在哈萨克斯坦起到了重要作用。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可以想象几种情况。要么政府辞职，或者被推翻，哈萨克斯坦开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要么政府以巨大的武力镇压起义，包括利用其他国家的兵力。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政府和反叛的哈萨克人之间长期的、破坏性的内战。

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正在请求集安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由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组成的军事联盟）派遣「维和」士兵。简而言之，总统正在邀请外国军队进入哈萨克斯坦镇压抗议活动。要么武装抗议者以某种方式击退这些部队，政府倒台，要么革命者放弃并被击溃。

哈萨克斯坦面临着一个黑暗的未来。这是一场争取自由或失败的战争，而失败将意味着可能失去更多的自由，甚至可能失去主权。

哈萨克斯坦以外的人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斗争的参与者？

哈萨克斯坦以外的人支持的唯一现实方式是让人们更多地关注这些事件，也许组织一些援助。



强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被推翻雕像的碎片。

结论：来自俄罗斯的观点

在以下文字中，一位俄罗斯无治主义者思考了哈萨克斯坦的起义对该地区的影响。在这里读一读白俄罗斯无治者的视角。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镇压、失败之后，为什么希望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燃，就像我们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以及现在在哈萨克斯坦看到的那样？为什么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倒下，被警察或军队枪杀之后，人们还在挣扎？为什么我们仍然有这些机会来体验变化和兴奋的风，让我们尝到我们的生活的一切可能？

我们可以从哈萨克音乐家 Ermen Anti 的歌词中感到一些答案，但来自一个名为适应的乐队。

「无论他们如何射击，子弹都是不够的。
无论他们如何碾压，尽管如此，幼苗
公正愤怒，正在萌芽
普罗米修斯的孩子，把火种带给冰冷的人们。」

当我们审视过去几十年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事件时，我们要问，在国际层面上，为解放而斗争的倡议和运动之间的合作可以达到什么。这种联系可以使我们交流政治和文化经验，加强这些国家的人民应该共有的共同事业。然而，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程度相比，无治主义运动是脱节的。

哈萨克斯坦可以成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世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个例子。今天，俄罗斯的人们一想到要表达任何形式的异议就会担心自己的生命。但是明天，我们可以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再次！）和其他国家的城市中看到扎纳乌津和阿拉木图。我们可以忘记「这里不可能发生」的保证——什么能发生，什么不能发生，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够想象和渴望什么。

当情况像我们今天在哈萨克斯坦看到的那样发展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与其他人联系是多么重要。今天，我们感到惊讶——我们甚至常常可能不在街头的人们中间，他们肩并肩地相互战斗和防卫，或者做其他重要的工作来支持起义。为了做好准备和联系，我们需要能够面对我们社区内和整个社会内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能够与我们周围的人沟通我们的想法并提出建议。矛盾、分歧和孤立正在扼杀那些本来可以为斗争奉献生命的同志们。当我问自己，需要什么才能让我们在街上和人们的家里看到对方，一起行走，互相照顾，一起战斗，我想象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对方——使我们都有可能进行斗争，发展，生存。

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在对待彼此和他人的方式上需要改变什么，我们如何对待斗争和我们的运动，以使它们成为生命和灵感的源泉，能够为人们提供思考、斗争和生活的方式？

例如，我们记得哈萨克斯坦的女权运动，在 2010 年代的一些年里，它是公众关注和讨论的中心。它出版了一本女权杂志，在哈萨克斯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出这个话题，沿着家庭暴力和父权制的断层连接了很多团体和社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如何定位自己的问题，将我们与社会中其他广泛的人联系起来。

我们前苏联共和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抵抗和起义遗产可以借鉴。我们需要相互联系，以便我们能够利用这一遗产。

声援和支持在哈萨克斯坦和所有后苏维埃国家战斗的每个人。正如人们所说，狗可能会吠叫，但大篷车将继续前进。今天，他们可能会踩着我们的脖子，但斗争不会停止，那些倒在阿拉木图街头的人不会被遗忘。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CrimethInc.

哈萨克斯坦的起义

采访与评估

2022-01-06

于 2022-01-17 从 <https://crimethinc.com/2022/01/06/the-uprising-in-kazakhstan-an-interview-and-appraisal> 拾获

机翻加校对, 来自 <https://zhuanlan.zhihu.com/p/454232457>

zh.anarchistlibraries.net